

飞扬

青春校园记忆
美文精选

致我的少

省登字◎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飞扬* ·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

致我的少年

省登宇 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我的少年 / 省登宇主编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2. 6

(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)

ISBN 978-7-5125-0352-6

I. ①致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5390 号

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·致我的少年

主 编	省登宇
责任编辑	艾 迪
统筹监制	葛宏峰 李典泰
策划编辑	何亚娟 黄 威
美术编辑	刘洁羽 王振斌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	11.25印张 150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	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352-6
定 价	20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第7章 Coffee 印象

春天里 ◎文 / 王天宁	006
Coffee 印象 ◎文 / 黄意	018
天与地 ◎文 / 向夏	032
秘密信物 ◎文 / 另维	040

第2章 浅绿色的空白

凤眼 ◎文 / 王天宁	052
浅绿色的空白 ◎文 / 尾葵	061
玫瑰舞鞋 ◎文 / 丁威	082
滨海札记 ◎文 / 刘涛	098

第3章 致我的少年

致我的少年 ◎文 / 另维	108
我的路 ◎文 / 张迹坤	117
其实我们都很简单 ◎文 / 刘章鑫	127
你还在 ◎文 / 向夏	135

第4章 阡陌红尘

河流消失的地方 ◎文 / 张迹坤	144
狗 ◎文 / 李连冬	158
六人世 ◎文 / 刘涛	164





第 1 章

Coffee 印象

晚上和早晨，总是没办法相遇的

春天里



◎文 / 王天宁

眼下我所能拾起的关于乔麦炜的记忆，就像一张有零星字迹的纸，被不知从哪里伸出的大手撕扯得零零散散，拼不成一篇完整的故事。

我仍觉得奇怪，是那场多年不遇的沙尘暴刮坏了他的脑袋还是怎地，这小子怎么就闷声不响地走了？我正着急呢，急得屁股上像黏了块烙铁，急得在恼人的数学课上也无心补眠，即使梗着脖子趴在硬梆梆的课桌上，脑壳里也时常晃悠着他装酷扮帅的脸。其实我不愿意承认，在他忽然消失的那段时间我慌了神。

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“乱了阵脚”之类的词汇不该被添加到我的词典里。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晴得有些失真，天空蓝得不掺半点杂色。教室的门敞着，进进出出都是人。忽然有人叫到我的名字，我抬起头，一封信滑到桌面上。

黄色的牛皮信封有些皱、有些脏，信封上印着一串花体英文，我在边角里寻到我熟悉的汉字，仅有的“李子哲收”几个字，异常生动活泼地跳跃着。

我叫李子哲。

我瞥了那开头几眼，对信的主人心知肚明。

“亲爱的折子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……”我边看边在心里骂，你小子啥时候也养成文绉绉的酸腐劲儿了。

“我将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。”看到这儿我愣住了。我能想象这封信剩下的内容所能容纳的抒情、憧憬、回忆，对我的思念是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主线。

我不看了，乔麦炜，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想什么做什么。我甚至比你还要明白。我把信整齐叠好，仔细塞回信封里。我发誓我从没对任何一张纸有如此的耐心，即使是自己的课本，也是从封面烂到尾页。

我抽出一本破破烂烂的课本，打开，用钢笔在上面使劲划拉，“谁关心你是不是要开始新的生活，谁关心你生活得好不好，姓乔的，老子干吗要关心你？”那笔不下水了，金灿灿的笔尖转瞬变为锋利的锐器，经过之处留下长长的口子。

那本书顷刻间变得惨不忍睹。我心里慌，即使握紧笔手也在抖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无论如何逃避不了了：乔麦炜你这小子见利忘义，把我丢下，自己跑去美国享福了。

给他回信，信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，“亲爱的乔麦炜，春天来了……”撂下这几个字我便不知如何下笔了，“亲爱的”三个字在我眼里无限放大，连我自己都不禁失声笑起来。原来我李子哲，也能如此文绉绉到酸腐。

我支楞起脑袋往窗外瞥了瞥，一些可用“衰败”、“颓唐”、“枯萎”形容的景象立马满满当当盛满我的眼睛。

春天，早就过去了。

上一次过生日，我和乔麦炜在一起。

那是学校附近的小酒馆，到了饭点儿小屋里仍不见多少顾客。几个穿校服的高年级男生，几乎横着走进来，要来几瓶啤酒，不多言语，仰脖咕嘟咕嘟灌进嘴里。

乔麦炜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几个男生，随着酒瓶见空，他的嘴巴越张越大，直到其中某个男生喉头一动，将满口泡沫咽下去，他的嘴才

骤然合上。

他目送几个男生离开酒馆，直到随风乱晃的布帘子挡住他们的身影。他转过身来，视线与我相对的那一刻，低下头嘿嘿笑了两声，

“这才真正算喝酒，”我长叹一声，“你看，他们来了就喝，喝了就走，半句废话也不多讲。你说，这算不算一种境界？”

他低头切蛋糕，分给我的那块明显大他那块许多。

“境界倒谈不上，”他皱起鼻子嗅了嗅，“你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了吗？”

“什么味道？”蛋糕甜得发腻，我就着茶水咽下去，喉头依然发紧。

“当然是……”他把蛋糕填到嘴里中，气息在口腔里七拐八转，声音发出来柔软婉转得不行，“自由的味道。”

果不其然，他抹了一把嘴角的奶油，去柜台前买来两罐啤酒。起先他把一罐放在我的纸碟子旁，而后偏着脑袋想了想，把我的那份抢了去，两罐酒一股脑摆在他面前，我不用支楞起耳朵也能听见泡沫在里面剧烈爆破的声音。

我放弃了小声抗议他霸道地把属于我的东西拿走了，用更细小的声音说：“你悠着点。”我估计他没听见。

乔麦炜挺大的个头，人也长得成熟，却真正不胜酒力。两三口下肚，整张脸开始泛红。我低头吃蛋糕的工夫，他的眼睛就迷离成狭长的一条缝了。他把酒当水喝，中途停下来痛痛快快地打了通酒隔。他对我的劝告果然半个字未听进去。

他靠过来搂着我的肩，用剩下的半罐酒晃晃悠悠地碰我的茶杯。“真高兴折子，真高兴你活到了十七岁。”他结巴得紧，吐字断断续续。

“乔麦炜你喝醉了，不行，你不能再喝了。”我伸手去夺他的酒。这当儿，他却异常灵活，右手一闪，左手把我的手紧紧握住。“我给你说，哥们，你可不能和我夺。今天高兴，真的，为了你的生日，为了……为了自由，干杯！”

他用酒罐碰我的茶杯，几乎将茶碰翻。那天他喝醉了，醉得不轻快。

我搀着他出门，恍然听到剧烈的风声在头顶纠缠成一团。风太大，沙子掺在里面，甩到脸上极痛。这是这个城市每年春天都少不了的沙尘暴，只是从小到大我很少置身其中，最寻常的是站在窗前，天空黑得宛如世界末日突降，一些辨不清样貌的物质在风里飞啊飞，而后便是雨，入春以来最大的雨。下雨后天空澄澈，一望无际。照此对比，下雨前末日般的晦暗景象，似乎并不那么可怖。

而此刻我仿佛站在风眼正中心，马路上能见度很低，我眯着眼睛，努力担负肩上的重量，埋头向前走。

他在我肩头哼唧一会儿，突然开口唱歌。调子破破烂烂的，风大还是怎么着，好好的抒情歌愣是叫乔麦炜唱成摇滚。

快停止悲伤
一起去流浪
春天里没有什么奢望
啦啦啦我们去流浪
像太阳光
照亮每个地方

他的气息喷到我的耳朵上，我听出是他最喜欢的歌手的歌。我揉了揉刮进眼里的沙子，冲他大声喊：“别唱了，沙子都跑进你嘴里去了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，”他不满又不甚清晰地嘟囔了一声，“我告诉你，下场雨就好了……”

当然，我并不因为自己一夜之间年长一岁，较十六岁或更早以前有怎样显著的改变。我依然比乔麦炜矮，矮一大截儿。做事怂，通俗点说就是没种。

同是昨晚一宿没睡，此时乔麦炜能在班主任眼皮子底下埋头大睡，而我只有强睁开眼皮强支起脑袋的份儿。班主任讲的什么我并不知道，

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，我啊，只看见一个黑漆漆的影子，更不别提他在黑板上写的长篇累牍的“狂草”了。

眼皮有些沉，昨晚的事猛然浮到眼前。早些时候我把乔麦炜扔到他出租房的小床上，偏过头眼瞧着沙尘暴仍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，只是那些细碎锋利的沙子被黑夜掩盖了形体。我想乔麦炜八成在睡梦里后悔了，这小子没命地往嘴里灌酒，现在整张脸皱在一起，憋气还是怎么，总之通红，仿若要烧起来。睡时他也不老实，时不时冒出一个酒嗝，满屋子都是泛着乳白泡沫的橙黄色啤酒味。

给父母挂去电话，那夜我留在乔麦炜家里。

给他摆正姿势，我躺在他身旁，风抽打在窗子上，发出“砰砰”的声响。他嘴里头吧唧，我听不清他嘟囔什么。

“春天啊……我们去流浪……我们都是太阳光……”

春天里春天里，又是春天里。我闭起眼睛，一道巨大的绿色的光朝我扑过来。我感觉疲惫，又感觉放松，整个人往上飘，飘过了最高最高的山，还要往上飘。我变成了太阳光，从宇宙最深处笔直地投向山隙间的峡谷里。从最高最高的至高处，一刻不停、头重脚轻地往下坠。但是，天呐，我真的，照亮了所有地方。

啊，春天里春天里，该死的春天里……

午夜时我被噪声吵醒，揉揉酸胀的眼睛，看到洗手间亮着灯。乔麦炜跪在地上，双手撑着马桶圈，从我的角度看他的整个脑袋都钻进马桶里了。他一边哀号一边吐，我帮他扯了扯衬衣，防止被弄脏。

他翻过身来，靠着桶壁坐在冰凉的地板上。他的嘴角还有污秽物，在灯下亮晶晶的，头不抬，眼睛直直望着我的膝盖，愣神。

“后悔吗，喝这么多酒？”我把嘴倾到他耳旁。

“当然不，”他用手抹了一把嘴角，“自由！”结尾两个字我和他同时说出来，些微不同，我是低语，他是呐喊。

春天里春天里，春天里，流浪流浪流浪。

该死的春天。

我揉揉眼睛，从睡梦里醒来。班主任讲课把书翻得“啦啦”响，像是多年前的热播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里头那个石光荣附体，连讲话也声嘶力竭，恨不得在大操场上喊口号。我眯起眼睛，黑板上写得满满当当，还在写，男人弯下身试图叫边边角角也挤满字。

他有些秃的头顶朝向我们，在阳光底下锃光瓦亮。

我心里纳闷，昨晚那场沙尘暴过后并没有雨，天空极平静，好似婴儿从睡梦中醒来。下半夜月亮升到天边，甚至还有云，与白天无差，一团一团胖乎乎的云，挤挤挨挨地凑在一起。

乔麦炜和我平躺在床上，他给我唱歌，一首一首，都是他最喜欢的那个歌手的歌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听着他有些哑的嗓子把原本清新的调子唱得破破烂烂，有几首歌他唱过了，还要唱。我说你唱过了，乔麦炜，你老人家唱这首歌好几遍了。

他停下来，接过话头：“可是，这是她最喜欢的歌。”

我知道他指的是谁。我不言语，听他唱，一遍一遍地唱。

后来天空亮起来，他的出租房外面传来熙熙攘攘的叫卖声。我有些恍惚，特别是看着那团红色的太阳，头晕得厉害，这才发觉乔麦炜生生唱了一个晚上。

头晕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上课，准确地说一直持续到我从趴在课桌上做的另一场梦中醒来。我抬头朝乔麦炜的位置瞧去，眼前不甚清晰，他安安稳稳地趴在桌子上，睡得正香，没有醒来的意思。

班主任讲几句课就朝乔麦炜的方向瞪两眼。他不叫醒他，也不训他，所有人都知道这其中的缘由，但约定好一样，谁也不开口提。

是错觉还是什么，班主任的余光似乎恶狠狠地往我身上剐了两眼。我一个激灵，坐直了身体。

乔麦炜的课桌上贴满了他喜欢的那个歌手的贴画，整张桌面，密密麻麻都是那个男人不甚英俊的脸。

我朝他看，他也在回望我，神情像极了清醒时的乔麦炜。

我是好学生。我可以毫不脸红地给自己下定义，从幼儿园到现在一直都是。我几乎能够肯定，如果我不是好学生，这个班这个学校就没有几个是了。

乔麦炜不同。用班主任把我叫去和我谈心的话说，是“坏到骨头里的东西”。当然这话他不敢当面给乔麦炜说，乔家父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，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。他是民办教师，领导开除不了他，但可以给他小鞋穿，他怕的是这个。

然而他还是给我说了。他说完有些担惊受怕地环绕四周，确定办公室里有没有老师才继续往下说。

我不愿听。我觉得他可笑。甚至，他一男人，也不年轻了，我替他感到悲哀。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”一类的劝告，听得腻歪听到耳朵里快生出茧了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知道他的目的，我是班里唯一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，一旦考上，学校会给他一笔不菲的奖金。

该死，又是钱。

我不信没人看到乔麦炜的好。他在体育课后给身体不舒服的女生买水，即使一众男生在近处起哄，他也不曾乱一丝阵脚；他每天会买猫粮绕老远的路去喂公园里成群的流浪猫；他嗓子不好，但他喜欢音乐，准确地说是爱，只有我知道，他把音乐当作自己的理想，那个歌手就是他日后的样子。只有我知道，他执著的追求如此迷人，只有，我知道。

我是好学生，他是坏学生。我清楚这之间的界限，但是，这全然不算界限。我渴望靠近他，渴望融入他的生活。他给酒吧里的驻唱歌手写歌，有时还会抱着吉他冲上舞台伴奏。我在台底下摇荧光棒，真的，我纯粹是为他摇的。唱到兴起时我带头喝彩，舞台上是一个绝非寻常的乔麦炜。

我常觉得他这样的男孩该有一个或几个女孩走进他的生命里。然而他像寻常学生一样，至今孑然一身。但又不同，他心里给一个女生

稍稍腾出点位置。我不知道那个女生是否在那天他给买水的女生堆里，唯一清楚的是，她也喜欢那个歌手，对，是乔麦炜最最崇拜的歌手。

然而只是一点位置而已，他打听到女生最喜欢的歌曲，便再没有什么行动。甚至，他对她的了解，并不比我多。我早就觉得，乔麦炜绝非庸常之人。

我不听歌，不知道那个春天街头巷尾什么歌最流行什么歌最口水。但乔麦炜的《春天里》我记住了，甚至觉得，我这辈子忘不了了。他每天堵着我的耳朵，拼命地唱啊唱。我问他：“这是她最喜欢的歌？”

“哪啊，”他小声说，“我觉得这会是你喜欢的歌。”

出了点意外。

我跟班里的几个男生抢篮板的时候被撞倒，身体的重量顺着右肩砸在砖地板上。有一刻痛得头晕目眩，意识回到身体以后我开始叫，杀猪一般没脸没命地号叫。

想来多丢脸啊，一个大男生，怕疼，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围上来要搭把手的男生被我这一嗓子吓得全退了回去。

乔麦炜是这时候出现的，他把脸探过来，背着阳光，黑黑的一张面孔我看不清来人，条件反射地小声吼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

一双手轻轻拍了我的脸几下，揽过我未受伤的手臂，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我居然叫他背了起来。

“乔麦炜，乔麦炜，”我喘息了几声，“我给你讲，你放我下来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背我，放我下来……”我还要脸面呢。周围这么多同学，还有女生，他们瞧见，不都得议论，会戳我脊梁骨的。我大约挣扎过，只是越挣扎受伤的胳膊越疼得厉害，从伤处过电一般，骤然传遍身体的边边角角。我痛得打颤，眼前一片朦胧。

“还想要你那胳膊就老实点儿。”他边大步往医务室走，边呵斥我。

“我说乔麦炜……”我带着哭腔哼了两句，只能向他妥协，毕竟胳膊比脸面重要，重要得多。

女医生扳着我的胳膊转了两圈，猛地一个回力，我疼得汗水立马下来了。只是疼痛过后胳膊再无感觉，我自己活动了两下，较受伤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。

“放心吧，断不了。”乔麦炜擦着额头上的汗，对我说。

“只是脱臼而已，”女医生接过话头，在水龙头下哗哗地冲手，皱着眉头，显出有洁癖的样子，“多注意休息。”

我凭着一只脱臼的胳膊在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。我的班主任大约以为我的胳膊断了，怕我上不了高考考场，进不了好大学，故慌慌张张地给我签了一个无限长，在我之前看来无限奢侈的假期。

这假期实在太长，乔麦炜一直不联系我，我开始变得不耐烦。转了个星期，他揣了个玻璃瓶跑到我家，扯着我未受伤的手到我家门口的老槐树底下。

刚开始他用手挖，后来在我家后院找到把锹，挖出来的土堆成一堆，洞大得足以把瓶子放进去。“给你，”他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条给我，自己手里拿了一张，“写，写你的心愿，放到瓶里，然后埋进去。”

他抬起头仰望满树叶子，枝干发达，密密匝匝的像在树冠上盖了层网，阳光几乎透不过来。

我在心里笑他愚，这一套是多少年前玩剩下的了。到我们这个年龄，也只有小姑娘才玩，玩得乐此不疲。

“写啊。”他扔给我一支笔。好吧好吧，我写。我在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：“祝乔麦炜早日实现梦想。”

我把它举起来给他看，他却闭上眼，把头偏过去，“不要给我看，不许给任何人看，否则就不灵验了。”

而后他写，一笔一划极其认真。他把纸条卷好，连同我的，一起埋进洞里。

他扬起头，目光顺着树梢滑到蓝天上，“春天快要过去了。”他低语着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说给我听。

春天，真的快过去了。

我在那个假期的中间，和乔麦炜去了张家界。仿佛夏天提前到来，我们麻利地换上短衣。南方的山水与北方相异，端的是大家闺秀的范儿。

只是乔麦炜，不看山不看水，单对着漫天云朵发呆。有时候我从客车上醒来，看到云朵飘得满天都是，仿佛追着我们在跑。我说你看什么呢？用手在他眼前挥。

“没什么没什么。”他应我，把眼垂下去。

我本以为他会说“自由”之类的陈词滥调，我闭上眼睛，在客车上来回颠簸，半睡半醒间心里嘀咕个没完。

假使喝瓶酒是自由，唱首歌是自由，无拘无束的旅行是自由，那么最宽最广最大的自由是什么呢？

在苗寨遇到一些赤脚靠卖手工艺品补贴家用的小孩子，乔麦炜把兜里的钱一股脑掏出来，分给那些孩子。那帮孩子围着他，像是找到多年前走失的自家哥哥。当晚苗寨举行篝火晚会，那帮孩子齐声喊他的名字，他站在人群的正中央，在篝火旁，还是唱那首《春天里》。

我看到，篝火在他的眼睛里烧了起来。

有一个空当。我是指我和乔麦炜。从张家界回来以后。

他消失了。

他又不像诗里写的“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我的世界中，哪哪都有他的痕迹，我无论如何忘不了他。

我找了他整整一个暑假，去了他家，按了半天门铃，扬起头，灰尘从门缝中飘进我的眼里。大约把他的邻居吵得不耐烦了，那个男人从门后探出头来，尖尖细细的嗓子冲我说：“你找乔校长是吧，搬家啦，据说去了别的城市……”

我甚至打电话给我的班主任，那边听到我打听乔麦炜，声音骤然提高：“乔校长工作调动，全家跟着调动。你别想那个什么乔麦炜了，

人家既然不联系你说明没把你当朋友，你啊，好好学习……”

他没讲完我就把话筒摔回原位置。“狗杂种。”我狠狠骂道，眼睛酸涩得睁不开。

其实是他的话叫我慌了。我不信，那个什么“没把你当朋友”，我死也不肯信。

我想听他给我唱歌了，我到网上下载了原版本，跟着哼，可我觉得那个歌手唱得没他好听。

我慌慌张张地听，手打哆嗦，心里像悬浮着一个什么，放不下来。

一直到此刻，到收到他的信。他说春天来了，可春天明明早已过了，秋天已不远了。

我隔三差五会收到他的信，信底标注的日期和实际始终不相符。我也试着回了几封信，却一直石沉大海。

我不那么慌张了，我想能有他的消息，就好。

最近的一封来自他的信，我想大声把它读出来：

亲爱的折子，去把许愿瓶打开，里面有你要的东西。

我把瓶子挖了出来，在初秋的阳光把纸条展开，一连读了好几遍：“明年春天，我会回来。”

我舍不得丢，我把它揣进自个儿兜里，准备带回家和小时候收藏的糖纸、闹钟摆在一起。

我走在回去的路上，想起我的朋友乔麦炜，有段时间堵着我的耳朵给我唱一首歌，那首歌叫《春天里》。那首歌的旋律如何，我全然忘记了。甚至他的样子、他的表情、他的声音，我也记得不甚明晰。

是的，我只能记起歌词：

快停止悲伤